

佛教對書法之貢獻

廣 元

一、佛教重視書法

佛教重視書法，因為佛法的傳揚，與書法的傳播有極大關係。不但大小乘經、律、論，都有明文，佛陀還把書法作為父母教育子女的內容之一。《尸迦羅越經》裏，佛陀指示做父母教育子女：「二者當念令去惡就善；二者當教計書疏；三者當教持經戒」。《楞伽經》卷二：「佛告大慧，譬如有人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，漸成非頓」。《五分律》中說：「比丘差次，不知書記。佛聽學書」。《雜阿含經》把書法、美術（疏）和繪畫，並列在菩薩五明中之工藝學的「工巧明」中。每部經付囑流通分中，都說到書寫之功德，尤其佛在《法華經》中記：「若有人修習書寫是法華經，當知是人，則見釋迦牟尼佛」。所以學佛的人，多從事書法藝術。

二、歷代僧伽與書法藝術之貢獻

自東漢魏晉隋唐以來，隨著佛法的弘揚，發心出家眾越來越多，寺中的高僧大德，寫經、抄經從事書法藝術者，多不勝枚舉。舉其世人聞名者，如甘肅敦煌鳴

沙山千佛洞，有十一世紀西夏人秘密石室內，藏有大量曹魏至北宋經卷文書，多為不記名高僧寫本佛經。其中最為世人公認著名的僧人大書法家，有北齊高僧安道壹寫「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」、「文殊般若經」摩崖刻字，尊為榜書之宗。隋智永、唐懷素、高閑、貫修。宋夢英、雪浪，明憨山、破山、戒顯、八大、石濤、石谿、弘仁，清虛谷、竹禪、鄧尉山人、鐵禪，民國宗仰、太虛、大醒、弘一等，在書體上有真草隸篆，在風格上，各能獨樹一幟。其中尤以智永，為王羲之七代裔孫，臨寫乃祖「佛遺教經」及「千字文」。懷素以狂草寫「心經」、「四十二章經」，弘一寫「金剛經」、「藥師經」、「彌陀經」、「地藏經」、「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」、「普門品」、「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」、「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」、「八十人覺經」、「華嚴集聯三百首」等。智永之楷、行、草書，懷素之狂草書，弘一之佛體書，不但俎豆當時，而且牢籠百代。作學書者之楷模，流傳廣被，影響深遠，對佛法起了弘揚的功用。

三、歷代居士與書法藝術之貢獻

世間一般名流學者，多修學佛法，喜與高僧往來，工於書法者，還樂於書寫佛經及碑、銘、志等，對弘揚佛法，更起了推波助瀾的功用。有史可靠證者，東晉王羲之書「佛遺教經」、張野書「惠遠法師碑」、北魏有龍門二十品、唐歐詢書「心經」、「薦福寺碑」、「化度寺碑」、褚遂良書「孟法師碑」、高邕書「維摩詰經」、鍾紹京書「轉輪王經」、歐陽通書「道因法師碑」、顏真卿書「多寶佛塔碑」、「八關齋記」、「雙鶴銘」、李陽冰書「般若台記」、白居易書「楞嚴經」、張旭書「心經」、柳公權書「金剛經」、「清淨經」、「心經」、「玄秘塔碑」、南唐後主李煜書「心經」、宋蘇東坡書「楞嚴經」、「圓覺經」、「心經」、「金剛經」、黃庭堅書「華嚴經」、「文益禪師語錄」、宋高宗書「金剛經」、「心經」、張即之書「華嚴經」、「東初寺方丈題記」、「金剛經」、元趙子昂書「妙法蓮華經」、「金剛經」、「心經」、「四十二章經」、「妙嚴寺記」、管道昇書「金剛經」、鮮于樞書「檀波羅密經」、吳鎮書「心經」、明朱元璋書「龍興寺碑」、董其昌撰書「楞嚴八還義」書論、清乾隆御筆書「心經」、何紹基書「發願文」、鄧石如書「心經」。民國馬一浮書「彌勒九觀」、「維摩

詰經」、梁漱溟書「發願文」、歐陽漸書「心經」、馬公愚書「心經」、豐子愷書「護生畫集」詩句、趙樸初書題寺院「大雄寶殿」、「廣元上人書畫展觀後拈偈」、啓功書「心經揭諦咒」。台灣書法家書心經者，有于右任、馬壽華、郎靜山、姜紹謨、程滄波、孫奕庵、呂佛庭、周鈞亭、余偉、書金剛經者有溥儒、魯蕩平、王愷和、呂佛庭、書佛經偈聯語者有賈景德、趙恒惕、王雲五、陳立夫、宗孝忱、姚琮、朱玖瑩、梁寒操、王壯為、陳奇祿、陳其銓、謝宗安、傅狷夫、李炳南、周邦道、張齡、張大千書「大雄寶殿」、「藏經樓」。

台灣出家大德，於修學弘法之暇，應信徒禮請，書寫佛經偈結緣者，有妙果、妙禪、慈航、白聖、南亭、印順、靈源、道安、星雲、妙峯、了中、聖嚴、本際、淨心、本慧、惟覺、曉雲等。海外馬來西亞竹摩、新加坡伯圓，皆為著名詩、書、畫大家，名揚世間。

註：本文稿寫於九十七年春，原應人間衛視訪問錄影參考之用，後余因病住院醫療而婉辭。